



魅丽优品
Meery Products



瞳文社
TONGWEN PRESS

“娘子，为夫十年未归，
这五岁的孩子是谁的？”

未眠君 著

BUJUTIANXIA
ZHIJUNEI

不惧天下 只惧内



起点人气小粉红

未眠君

最新力作
撒娇来袭

看逃婚之后的**辛酸追妻路**，
一国太子，不惧天下只惧内！

当年的鼻涕姐未婚妻，
摇身一变竟成了美人神医。

屠夫的女儿行医，究竟
是替天行道还是谋财害命？



腹黑遇腹黑



是用生命来**相杀** / 是用生命来**相爱** / 是用生命来**珍惜**？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不恨天下 I'm not / but afraid of world / afraid of wife 只恨内

文 / 未眠君

——“东萌西就”系列02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惧天下只惧内 / 未眠君著.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02-09511-9

I. ①不… II. ①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0346号

书 名	不惧天下只惧内
著 者	未眠君

品牌运营	Sean. L
责任编辑	甄 洁
特约编辑	李 黎
视觉监制	611
文字编辑	薛禾文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挖金子的猫
责任校对	付敬华
插画制作	索 · 比昂卡创作组 (阿 天)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6 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9511-9/I. 1075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第一章

01

故人已非故时人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01

CHAPTER 第二章

02

相敬如宾却掺杂些许思念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19

CHAPTER 第三章

03

纷扰乱世谁来笑我癫狂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37

CHAPTER 第四章

04

乱世争霸不如你魅影翩翩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53

CHAPTER 第五章

05

忆尽往昔空欢喜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71

CHAPTER 第六章

06

伴君煮酒论天下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087

CHAPTER 第七章

07

与君合奏春芳调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05

CHAPTER 第八章

08

人走茶凉泪湿衫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21

CHAPTER 第九章

09

终为那断不掉的过往，与你斗个高下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39

CHAPTER 第十章

10

你一笑倾城，燃我一生心火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45



CONTENTS

目录

11 CHAPTER 第十一章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63

12 CHAPTER 第十二章
唇边的吻散了几分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81

13 CHAPTER 第十三章
如今剑拔弩张，不复昔日骄阳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197

14 CHAPTER 第十四章
往日繁花添人扰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217

15 CHAPTER 第十五章
故意回避的，却总是回避不过去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235

16 CHAPTER 第十六章
斩不断，理还乱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251

17 CHAPTER 第十七章
天生才子佳人配，只羡鸳鸯不羡仙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269

18 CHAPTER 第十八章
谁主沉浮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285

EPILOGUE
尾声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301



第一章 01

CHAPTER

I'm not afraid of world but afraid of wife

故 人 已 非 故 时 人



“娘，听闻你之前曾有过一位夫君，是什么让你们走到了一起？”男孩坐在桌前一边吃着甘甜的果子，一边奶声奶气地问，抬头去看忙碌中的女子，双眸之中全是好奇。

男孩七八岁的年纪，肤色白皙，并没有大多孩童有的肉脸，而是一张巴掌大的小脸，眼睛很大，眸中含水，波光盈盈。他的五官极其精致，十分可爱。

女子莲步姗姗，袅袅娜娜，听到男孩的话动作一顿，停下来思索了一番，才反问了一句：“是……鞋。”

男孩当即抿嘴，朝天翻了一记白眼，不死心地再次问道：“那后来他为什么离开了？”

“因为他穿鞋了呗。”这一次回答得十分流畅。

孩子再也问不下去，直接起身离开：“不跟你说了，我去玩去了。”

女子并不在意，只是点了点头，嘴里忍不住喃喃：“实话嘛，没鞋能走吗？”

怕是……也不会再回来了吧？

渝州城内车水马龙，正是一日最繁华的时段，带着乡音的吆喝声、讨价还价时的笑骂声不绝于耳。道路并不宽敞，路面由碎石子铺成，马车驶过颠簸非常，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一辆极为低调的马车在街道上穿行，车身用黑布遮挡，若仔细看，便会发现黑布上有着银色丝线绣的流云图案，手法娴熟，细节处细致入微，这种精致的工艺是小省城不会有的，隐隐地显露出马车主人的身份。

马车内仅仅坐着两个人，一名男子斜靠在软榻上闭目养神，一张俊雅如画的脸，晃得另外一个人一阵失神。

他肤如凝脂，眉眼精致甚于女子，偏偏不显女气，微微上扬的眼角，以及未曾微

笑就翘起的唇线，显示着无声的骄傲，让他有着一丝自信与雍容。他的脸部线条同样柔和，并不是那种粗犷的男子，而是书卷气很浓，淡雅之中散发着墨香的类型。一身遮挡不住的儒雅气质，就算穿着暗灰色的长衫，也没能折损他的风采。

被马车颠得狠了，他抬手抚额，手指纤长，指尖有着薄薄的茧子，好似镀上了一层轻盈的良玉，一看便知这名男子乃是一名会弹琴且书法了得的主。

“这里的路很颠啊。”男子一开口便是这样一句话，并未提及很多。他的声音十分柔和，只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依旧好听如天籁。这等男子，也难怪长安会有那么多的女子为之神往。

“主子，我们之后真的要留在这里？”另外一名男子开口问他，语气中有着些许犹豫，显然，他十分不看好这个地方，先不说潜伏着的危险，这么一个小地方，远离皇都，就算折腾出花来，也得不到皇上半点欣赏。说得难听点，就是你在街上甩着布兜疯狂裸奔，这种骇人听闻的八卦都不一定能传入皇都去，想丢人丢远点都难！

谁知，那名男子却只是扬了扬嘴角，不甚在意。

“若不是此事棘手，皇上也不会派我来，这也算是让我回家休息几年……”说完，他竟然忍不住轻笑出声。皇上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怎能不知？他前些年的“风头”过旺，皇都大街小巷的姑娘都听闻过他的名头，争着抢着要嫁给他为妻，甚至有嫡女小姐甘愿做他的妾室，如此下去，下一次广招秀女时恐怕会有一半的姑娘“刚巧”错过。皇上为了后宫足够充实，是不能留他在皇都的。如今皇上已经二十有六，却无一子嗣，不着急就怪了。

更何况渝州还是他的“家乡”呢。

提起“回家”这件事情，另外一名男子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主子，那位名为安夜锦的姑娘，小的已经调查过了。”

“哦？”听到这个名字，男子眉头一挑，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眼睛却未曾睁开过。

另外一名男子则是忍不住背脊一寒，因为他知道，自家主子越是这样的表情，越是有问题。

“这名安夜锦姑娘十年来并未改嫁，她的父母在八年前双双去世，她一直孤身一人，在城郊开着一家医馆，因为医术精湛，为人和善，颇有好评。”

“医馆？”男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眸极黑，犹如凝结的浓墨，又似不见五指暗夜，看向面前的男子，仅仅一眼，便让那个男人有种被人彻底看透的感觉。即便是已经跟了他许多年，依旧会觉得有些无法承受。

“是……医馆。”

男子低垂着眼帘，思考着什么，脸上的微笑加深了些许，更有种读不出味道来。

“屠夫的女儿开医馆，究竟是替天行道还是谋财害命？居然有人敢去让她医病？”优雅如他，此时也忍不住暴躁起来，近乎癫狂。

开玩笑吧？屠夫的女儿开医馆，后院就是人肉包子铺吧？自产自销一条龙服务！货源充足，生意红火！

另外一边的男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最后还是开口：“她……”

“嗯？”收起脸上的微笑，他再一次闭上眼睛，悠闲地靠在软榻上。

“她时常会被人请去出诊，有时会出去一年半载也不归。在五年前，她一次出诊后回来，带回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如今孩子已经长大，称她为……娘，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原本悠闲的男子突然眉头紧蹙，薄唇紧抿，竟然将情绪写在了脸上，这不是他的风格。

与他订婚的女子，在他离开的十年间并未改嫁，也没有去找他，却已经有了一个五岁大的孩子……他一回来就欢喜当爹了不成？

“薛安，去那家医馆看一看。”男子再一次开口，表情恢复平静。

薛安擦了擦汗应了一声。

马车改变路线，驶向城郊。

马车最终在一处小院门前停下，薛安掀开车帘，男子提着衣摆下了马车，站在小

院前面看着这处小型楼阁。

独身女子，能拥有这样的独门独院、二层楼阁，着实不易，瞧这番光景，竟然比她家当年还要风光。

院内有一名老妇缓缓走出，脸上带着笑容，也不知在里面碰到了什么好事，才会这般开心。

男子举步走了进去，走过干净的小院，进入正厅，抬头便看到一名女子背对着他站在桌前，正在写着什么东西。她并未落座，而是有些着急地站在桌边奋笔疾书。

男子微愣，不知这名女子会不会是安夜锦，有些许的熟悉，又有太多的陌生。

他只是觉得这女子背影纤细，白衣洁净，如青松古树，栽种在青山绿水之间，尽得天地之精华；她发丝如绸，也不知是不是过于柔顺，才会披散在肩头，至于发尾处白色的丝带，也只是为了固定长发，不令其分散，可那丝带显得极为单薄，不知何时就会滑落下来。

仅仅是一个背影，就好似美玉，浑身都散发着一股高贵的风华。

似乎感觉到有人进来，女子转过身来，体态轻盈，回眸的瞬间带起了一片盛世繁花。

浓墨重彩画不出美人一丝芳华，轻薄宣纸束不住美人的灵动鲜活。她的美很淡，淡到好似不是人间该有；她的美却又极浓，浓到让人只能远远观望，不敢靠近芳香，醉了自己的心魂。

四目相对，两人皆是一怔。女子最先反应过来，温和一笑：“公子这边坐，是您有病，还是别人有病？”

男子嘴角一抽，之前的错愕消失殆尽，只觉得这么一句话大煞风景。

你才有病！

“是我自己。”男子硬着头皮回答，声音有些发颤，真不知道说出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来，他做了多少的心理准备，下了多大的决心。说着，他坐在了椅子上，接过女子递来的茶水。

女子微微抿着嘴唇笑，笑容之中透着一股狡黠，她开口问道：“您有什么病？病



得不轻吧？”

虽然是关切的语调，为何问得这么别扭？

“依你看，我有何疾？”

女子问得低俗，他回答得却是极为高雅。

“可许小女为公子把脉？”女子看着男子道貌岸然的模样说道，坐在了男子的对面，语调轻柔。

“姑娘便是大夫？”男子并未递出手腕，而是用手托起茶杯，姿态优雅地抿了一口茶，刚刚喝了一口就脸色一僵，凉茶！这得穷成什么样，连烧热水的木材都没有了吗？

看出了他表情的不自在，她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有一种隐晦的幸灾乐祸在眸中显现，很快便谦虚道：“正是区区在下。”

男子抿嘴，你谦虚的时候扬什么眉？

“敢问姑娘贵姓？”

“小女姓安。”

得，就是你了。

他将手放在了脉枕上，轻声说：“劳烦安姑娘了。”

安夜锦点头应是，将一层薄纱盖在男子的手腕处，右手托着左手的衣袖，探出左手去诊脉。

男子低垂着眼帘，看着安夜锦纤细的手指，指如青葱，动作很轻，带着一丝冰凉。男子觉得有趣——竟然还是一个左撇子。

“公子可是有哮喘？”安夜锦轻柔地问，抬头去看男子的面容，从他的面色上去观察别的病症。

男子眉头轻挑，应该是被安夜锦看出了病症，略微惊讶，他微微点头，柔声道：

“详说。”

“哮喘乃是由于痰火内郁，风寒外束所致。”安夜锦说完，便看到男子一副等待下文的样子，便又继续说：“病发时会似喘而非，呼吸有声，呀呷不已，公子病根深

久，难以卒除。小女可以为公子开一方子，公子每日服用，可以减少病发，死得没有那么快。”

“每日？”男子用迟疑的语气问。如果每日都喝药，岂不是成药罐子了？想他堂堂烟国第一美男，怎么能与药汤为伴？随即他又惊醒，提高了音量问道：“什么叫死得没有那么快？”

“人固有一死。”

“你还能斗阎王不成？”

“您死不死关我何事，我何必以身犯险？您多虑了。”

男子嘴唇轻颤，似乎是被气到了，能言善辩的他此时竟然只问了一句：“你不是大夫吗？”

“是啊，我是大夫，不是菩萨。您给诊金，我便让您多活一段时日而已。”

男子深呼吸，努力调节情绪，尽可能地保持优雅，这才说道：“开方子，拿药吧。”

安夜锦起身，重新走到桌前，拿起毛笔与一张纸来，写起了单子。她这次的动作并不像之前那般着急，而是速度平缓地写着娟秀的字，字迹整洁，竟然是难得的好字。

“安姑娘可是这间医馆的主人？”男子开口问。

“让公子见笑了。”这算是承认了。

男子懒洋洋地靠在桌子上，单手支着下巴，不动声色地追问：“不知安姑娘夫家是谁？能娶到你这等佳人，可真是一件幸事。”被气成之前那副模样，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不容易。

安夜锦神态依旧平和，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小女的确有婚约，却尚未出嫁，夫家迟迟未归家，小女一直都在痴等罢了。”

“哦？”声调一扬，似乎是有些惊讶。

安夜锦拿着单方吹了吹墨迹，转身将其递给男子：“公子且看有何疑问？”

故意转移了话题，且丝毫没有圆滑的去转换角度，而是这般的直白。

对于夫家的事情，她似乎不想多说。

男子刚刚接过单方，就见到从外面走进来一名小孩。

他看到男子与薛安，微微躬身，算是见礼，态度并不亲昵，也不生疏。他看人的时候有着不符合年龄的平静，身上没有半点孩子该有的活泼。

“这是令弟？”男子好奇地看着男孩，已经猜测出，这个孩子应该就是安夜锦的“儿子”。

“他叫盏乐。”没有应是，没有否定，回答得无懈可击。

男子轻笑，并不多问，只是点点头：“很讨喜的孩子。”

安夜锦微微低垂着眼帘，脸上有着微笑。再抬头看那男子时，眼中已经闪现出些许玩味来。她将药与单方弄好之后双手递给薛安，收了银两，便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重新走回桌前，拿起之前的纸张，继续写字。

薛安认字，仔细看了看，发现安夜锦是在写一封家书，看样子是在帮之前离开的人家写给自家儿子的。

他没有多看，而是规矩地走到男子身边，俯身说了些什么。男子听了之后不动声色地瞥了盏乐一眼，点了点头，便示意要离开。安夜锦态度谦和的送到了门口，便退了回去。

盏乐却坐在椅子上不动，他看着男子走远了，这才开口：“这男子瞧着面生得很。”

“是啊，比十年前俊了不少呢……”安夜锦重新执笔，继续写字。

“咦，你们曾经相识？”盏乐端坐在桌前，用乌溜溜的眼睛去打量安夜锦，却什么都没发现。

安夜锦十分沉稳，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泰然模样，懒洋洋地眯起眼睛，笑道：“嗯，我与他有些渊源。看他如今的模样，应该已经不是当年的寒门学子，小有成就也是有的，说不定妾室已经收了几个。”

“难不成他就是之前与你有婚约的那个书生？”盍乐大惊，随后还忍不住提醒安夜锦一句：“你若是嫁了，‘那些人’恐怕不会安生。”

听到“那些人”，安夜锦眸光一沉，脸上出现了厌烦的神色。

“啧，如今‘他们’当真还能管得住我？”

突然，安夜锦的指间多出了几枚银针，手腕翻飞，银针出手，竟然是齐齐射向盍乐，分别扎入几处穴道。

盍乐大惊，不明所以，只是有些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哼，我说过几次，小心收敛，只是片刻，就被他的侍从发现你会武功，说不定他会调查你，到时候就麻烦了。今日且罚你浑身酸麻三个时辰，时间到了再来找我。”安夜锦说完起身，拿起桌面上墨迹已经干了的家信，作势就要离开。

安夜锦走到小院门口，听到盍乐又唤了一声：“娘！”

她没有停下，而是直接走了出去，院子里这才安静。

安夜锦脚步渐渐放缓，仰头望天，忆起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忍不住苦笑。

司徒亦，他回来了。

翌日。

安夜锦带着盍乐出城出诊，找来附近人品不错的老大爷照看小院，算是躲开司徒亦，也的确是到了该出诊复查病情的时间。

他们去的是梁运城的花府，这户人家是商人，花府花老爷旗下有一家乐器行，在各个城中买卖乐器，因为是老字号，工艺精湛，颇得好评。

安夜锦出诊对象是一名女子，盍乐不便同行，便去集市之中玩耍，接近午时，小厮突然匆匆来报：“安姑娘，不好了，盍乐他……”

话还没说完，安夜锦就皱起了眉头，见那小厮匀了一口气才继续说：“盍乐他在城内，与一家店铺的伙计打起来了，还砸了东西，那边正闹得凶呢……”

小厮说完，就看到安夜锦匆匆起身。小厮不敢怠慢，直接为安夜锦引路出去。



花府千金花月渔看着安夜锦急匆匆出去，对身边的人挥了挥手，道：“带些银两跟过去，再带两名壮实的家丁，吵不过就打他们，往死里打。”

小厮当即默然，心说大小姐啊，您就消停点吧。

与盪乐发生冲突的店铺不过是一间小店，没有房子，仅仅是一间木屋外搭着凉棚，卖一些面来讨生计。偏偏这店中的儿子是市井有名的泼皮，遇事就喜欢先动手，后讲理，往往动完手后，对方已经说不出什么来了。真要是能说出什么来，说不定还会补上两拳，让你青天白日见星星。

店老板是一名干瘦的老头，有些势利眼，别看他家的生意不大，却十分瞧不上没钱的。今日盪乐到他们店里赖账，他就说了几句酸语，被他的儿子听到，当即就要打盪乐，谁知盪乐竟然有些拳脚功夫，他的儿子占不到什么便宜，还砸坏了店中的东西。这家老板就直接叫来了巡街人，制服了盪乐，之后寻来了安夜锦。

她初到时，老板正指着自家店铺在大街上骂人，口口不离：狗杂种、穷鬼、要饭的、赖账、败类之类的话语。他的儿子在他身后，虽然脸上有伤，却也趾高气扬，那猪头脸被他这般一扬，当真有几分猪一样的霸气。

盪乐则是盘着腿坐在地上，被巡街人按住，气鼓鼓地成了包子脸，脸上与身上还沾着些尘土，狼狈之中透着不服气。

安夜锦看了看他，表情平淡，开口便问：“出了何事？”

店老板见来人了，打量了一番安夜锦的行头，又看了看她身后的家丁，态度好了些许，却还是准备多要些钱财，就眯缝着原本就不大的眼睛，让眼睛变得更小了：

“你是这小畜生的家人？”

“畜生？你连这样大的孩子都这般欺辱，你是不是连畜生也不如？你且看看你儿子与我们少爷，谁更像畜生？叫你那儿子早些回高老庄吧！”安夜锦还没生气，跟在她身边的小厮却急了，直接骂了出来。

如此盛气凌人，让那老板的气焰降下去不少。

小厮又指了指店家儿子的猪头脸，又看向盪乐，对比不言而喻。

“你是这孩子的家人？”老板又问，额头冒出汗来。

“我是他的母亲。”安夜锦回答。

“你的儿子在我的店里点了一碗面，却没有钱付账，不但不知认错，还打伤了我的儿子、砸了我的店。夫人，您说这事该如何算？”老板觉得自己在理，说话也有些底气，想来她势力再大，也不好目无王法吧？

安夜锦没有就此下定论，而是扭过头，看向盍乐，想要听听他怎么说。

“娘，我的确是在这家店中点了食物，却不知何时被人偷了钱袋，我本想与这老板说明，去你那里取些银两过来，谁知他当时就骂我是‘叫花子’，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气不过，就动起手来。事情是我不对在先，却也是因为这位店家实在不明事理。”盍乐回答，脸色变得十分不好，即便这样，他依旧有着自己的高傲，说起话来井井有条，有些文人的清高。

安夜锦眉头微动，当即心中了然，点了点头，面上平静，心中却起了一阵涟漪。盍乐虽然功夫还不厉害，算不上高手，天赋却是极好的，一般人近不了身，能在他的身上不声不响地偷走钱袋，定然是一名高手，如此高手不该仅仅是一名小贼，想来，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了。

她淡笑，一侧身，大摇大摆地坐在了一侧的老板椅上，挥退了要过来送银两的小厮，指着盍乐对店家说：“这位店家想来也是见多识广的，我且问你，我儿子的衣料你可看得出价值？这种衣着的人，怎会是乞丐？”

“这……”这店老板向来碎嘴，喜欢多言，说话哪里想过许多，这回被人问道，有些答不出，刚想开口要钱了事，就看到她从自己的衣袖中取出了一片金叶子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当即便有围观者惊呼出声，这一片金叶子，别说赔东西了，这店中的老板想找钱，凑了所有家当也凑不出来。

店老板极为惊喜，却又有几分惊慌。

安夜锦问店老板：“这片金叶子，可否买下你这家店？”

竟然是要全部给他！



店老板暗喜，这么一片金叶子，足够买下四五间这样的店铺了。这回，还真是因祸得福了呢。

“够的，够的。”店老板搓着手，近乎讨好地说。

安夜锦点了点头，当即扬手：“将店中地契给我。”

不一会儿，店老板屁颠屁颠地过来，交给安夜锦一沓东西。安夜锦一一看过，点了点头，两方签字画押之后，安夜锦就买下了这家店。她见办理完毕，示意店老板可以拿钱走人了。

同时，盍乐也被巡街人放了，他站到了安夜锦的身边，似乎知道安夜锦要做什么，只是沉着脸不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知道是自己惹了祸事。

围观的人却不明白个中原委，只当是安夜锦财大气粗，竟然因为这点小事，买了一家店，这老板真是好运气，不由得有些羡慕。

店家回房中收拾东西，准备搬离，安夜锦却在同时对跟在身边的小厮吩咐：“找来工人，让他们将这里拆了。”

小厮办事利落，当即便找来了几名壮硕大汉，三下五除二，就将这里的摊子连同旁边的木屋都拆了。

人群中，一名身姿挺拔的男子拧紧了眉头，不知这个安夜锦要做什么。

安夜锦毫不在意，只是低声对身边的小厮说了些什么。那小厮脸色一变，却照办了。过不多时，就有一辆车运了一座石碑送到了这里。

这种巨大的石碑是死人的墓碑，还是颇为气派的那种，这一下又引来了不少人围观，觉得这女人做事乖张，毫无道理，不知道之后会做出什么来。

店家却跟跑了一下，差点晕过去，却还是看着安夜锦。他的儿子终于意识到了什么，直想冲过去，却被店家拦住了，握住了他的手腕，示意他准备驾着装好东西的马车离开。

拆了房子，将东西都堆在了一侧，安夜锦让工匠将石碑立在地面的正中间，从小厮的手中接过笔墨，拿着粗大的狼毫笔，细细蘸墨，看着石碑掂量了一下字迹的大小，便直接走了过去，在石壁上写了四个大字：葬无眼人。